


清朝十二帝

陈书媛 编著 第四卷



 中国言实出版社

第四卷
陈书媛
编著



清朝十二帝

中国言实出版社



第八章 同治之死

一

同治皇帝大婚之后，他对自己的皇后阿鲁特氏十分中意，他爱她端庄娴淑，爱她知书达礼，爱她雍容不俗。因此，小两口在婚后可谓互敬互重、相亲相爱。犹如鸳鸯戏水，甚为相洽相得。

大婚之后，同治帝和皇后如胶似漆，耳鬓厮磨，好不惬意。宫中没事时，他常和皇后谈文作诗。谈到兴起，共同吟诵几首都喜爱的唐诗，真是其乐无穷。同治帝对皇后的爱是一种深沉的敬爱，他把她当作姐姐那样敬重，在她面前从不轻佻浮薄，更无褻容狎语，就连打情骂俏也于心不忍。他从内心里敬重和爱慕皇后。和她在一起时，他感到心里非常充实，他把她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对待。

看见这对新人感情这样好，两宫太后表现出了极为相反的态度。极力促成此事的慈安太后感到由衷的高兴，她为他们婚后的幸福生活而感到欣慰。每当皇后到她那里侍膳时，她总是让皇后早点回宫，好有时间陪皇上。

慈禧太后则表现出了强烈的嫉妒之心。同治帝去看她的次数本来就不多。婚后又沉浸在幸福的新婚生活中，去看她的次数就更少了。慈禧由此生出无限的怨恨。她恨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更恨把儿子对自己少得可怜的一点爱也全部夺走了的儿媳。当然，这其中也含有一丝对新人甜蜜幸福的嫉恨。当她自己孤寂地独守深宫时，一想到依偎欢爱的儿子、儿媳，慈禧的嫉妒之心便油然而生。

尤其令慈禧最不能忍受的是，同治帝大婚后专宠皇后，对色冠后宫的瑜嫔也不错，而偏偏冷落了慈禧中意的慧妃。因此，她决定出面干预了。

她先是给皇后使脸子。每次皇后入见她都拉下那张原来就透着一股阴冷的老脸，说话时不冷不热，阴阳怪气，挟风带刺。这样一来，搞得皇后惶恐不安，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婆婆，天天提心吊胆，手足无措，这给她甜蜜的新婚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更有甚者，慈禧又把政界上用熟了的挑拨离间手腕用于处理家事，常在同治帝面前贬低皇后，赞扬慧妃。皇后体态较为丰满，走路四平八稳，慈禧便常指使她自己拿这拿那，故意让她来回奔走，稍慢了点儿，便责怪她动作笨拙，礼节不周，皇后面容端凝，平日不苟言笑，只是在见到皇帝时，才露出一丝让人回味无穷的微笑。正因为这笑千金难买，所以同治帝尤为珍爱。而慈禧最嫉恨的也是皇后那动人魂魄、倾国倾城的微笑，常骂皇后是“狐狸子”，让皇帝不要被她迷惑。

这对新人刚刚度完蜜月，慈禧便向同治帝摊牌了。一天，她把同治帝叫去冷嘲热讽地责备他婚后冷淡了自己，并把责任推到皇后的身上。最后她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意：“慧妃非常贤明，你应该多加眷顾，好好待她。皇后年少，不懂礼节，皇帝不要总到她宫中去，妨碍了政务。”

同治帝听了心中十分气愤。这分明是无中生有，硬要把自己和皇后拆散。要讲贤明，皇后比慧妃强多了。至于“年少”，更是无稽之谈，谁都知道皇后比自己还大两岁，是后妃中年纪最大的。至于“不懂礼节”，那更是胡说八道了。皇后在礼仪修养方面，比你太后可强百倍。说到皇后那里妨碍政务，到慧妃那里就有益于政务吗？你越不让我和皇后在一起，我偏要和她在一起。同治帝虽然心里愤愤不平，但这些话怎敢说给张扬跋扈的慈禧听。虽然嘴上诺诺答应了，但回去后仍然我行我素，和皇后的关系越发亲密。

慈禧一看自己的话没起作用，便采取了切实的干预措施。她常常派太监查看同治帝与后妃同房的记录。这样一来，慈禧太后便对同治帝与后妃同房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治帝与妃嫔们同房时，慈禧便平安无事。一遇同治帝与皇后同房，第二天慈禧一定要找碴训斥皇帝或皇后一顿。皇后为了皇帝少挨几顿训，便有意对同治帝冷落起来。一天，在同治帝的一再追问下，善良的皇后才哭诉了其中的缘由。同治帝听了大怒，索性独住乾清宫，既不去皇后寝宫，也不召幸妃嫔了。

慈禧见同治帝很少与皇后同房了，自以为得计，暗中高兴。但听太监

报告，说同治帝连妃嫔也不召幸了，就有些着急了。一天，她竟替皇帝做主，命敬事房太监把慧妃抬入同治帝寝宫，想让皇帝以后专宠慧妃。同治帝再也忍不下去了，他责问太监：“朕没揭膳牌，谁让你把慧妃抬来！”

太监吞吞吐吐地说：“太后怕万岁爷独居寂寞，让慧妃陪万岁爷说话。”

同治帝听了大怒，喝道：“朕连召幸妃嫔也要别人做主吗？就是老祖宗来，也休想管朕的事！”

太监碰了一鼻子灰，讪讪退下，把慧妃送回宫去。

原来一对幸福的鸳鸯，被专横的慈禧强行拆散了。皇帝和皇后虽近在咫尺，却丝毫不得亲近，慈禧在他们中间硬是划上了条不可逾越的“天河”。同治帝美满的婚姻生活，就这样断送在自己的亲生母亲手里。

同治帝亲政后，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在婚姻生活上横遭母后干预，一名青春旺盛的十八岁皇帝，竟被迫独寝乾清宫，不能和自己心爱的皇后生活在一起，这是何其痛苦！他整天闷闷不乐地呆在宫中，既懒得过问政事，也不同任何后妃往来。

在同治帝百无聊赖，百般苦闷之际，有两个人闯进了他的生活。一个是恭亲王的儿子载澄，一个是翰林院检讨王庆祺，正是这两个人把同治帝引向了邪道。

先说载澄。他是出了名的浪荡公子，他自恃父亲是权倾朝野的议政王，便恣意妄为，狂淫无度。尽管载澄人品恶劣，但因经常出没于市井声色之地，见多识广，知道很多同治帝未曾见识过的奇闻异趣，再加上载澄和他父亲一样长了副伶牙俐齿，把宫外的事讲得绘声绘色，给苦闷中的同治帝带来了无穷乐趣，和皇上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同治帝为了能常见到他，特意让他充任自己的伴读，还给了他一个“御前行走”的差使。从此，他成了同治帝微服私游的伙伴。

再说那王庆祺，是个进士出身的翰林院检讨。他是京师人士，长得一表人才，又是天生一副唱曲的好嗓子，常在酒楼茶馆即兴高唱一曲，引来无数的行人驻足欣赏。

王庆祺四处搜罗民间西皮二黄剧本，托太监进奉给皇上。上课时也常讲些宫外奇闻趣事，逗皇上开心。他听太监说同治帝天天独宿乾清宫，十分清冷寂寞，便到琉璃厂书摊上买些描写风花雪月的小说，在授课之余呈

给皇上，让皇上消愁解闷。

十八岁的同治帝毕竟情欲正旺。虽因母后干预，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但压抑在体内的欲望并未因此而消失，反而日积月累，越抑越盛，一经近侍佞臣的撩拨勾引，便像火山一样勃然喷发，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荒淫天子。

少年时的同治帝，虽也经常微服私游，但只是逛逛街景，看看热闹，品品小吃。这时同治帝私游，却专以渔色猎味，纵淫取乐为目的。这种经历与枯燥乏味，压抑拘束的宫中生活比起来，真是别有一番天地。只有在那里，同治帝才能将宫中的苦恼忘掉，寄托那颗空虚无依的心灵。

二

在亲政以后，同治帝健康每况愈下。尤其在圆明园之争前后，他更加放纵地私游取乐，并借“查看园工”、“行围”和“校阅”之名，在京郊一带大尽游兴。但此时他已深受性病的折磨。他时感下身痛痒难忍。同治十三年春天，他去西山扫墓踏青时，在路旁数以万计跪迎的官民面前，他疼得竟然直不起腰来，让臣民见到的只是一个面色苍白、未老先衰、佝偻虚弱的病态天子。

同治帝患病后，身体素质很差，抵抗力大大降低。但他这时仍不自爱，还带病寻欢作乐，各种病毒乘虚而入。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74年11月29日），同治帝在去西苑之后，突然得了感冒，从此一病不起，原先预备的召见不得不取消。三十日，他突然头眩目涨，浑身发冷，胸痛烦闷，脸上出现了红疹。

在此后的五天里，经御医精心调治，皇上病症逐渐减轻。十一月初三那天痘颗渐长，紫滞稍化，胸堵烦吐的症状消退。初四日诸症皆退，眠膳皆安。初五日痘颗顶陷渐起，已有放白的势头，御医们诊断已有“由险渐化为平之象”。

正当同治帝病情好转之际，他那狠毒的母亲却迫不及待地开始策划一起罪恶的夺权阴谋。慈禧想乘皇帝患病之际，把自己重新出山垂帘训政的权力抢过来。

十一月初十日，同治帝正式发布上谕，通知全国臣民，以后内外陈奏

事件，均由皇太后披览裁定。并表示：“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感幸。”从此，慈禧又一次堂而皇之地公然执掌了大清的权柄，为她再度垂帘奠定了基础。

同治帝的病本来已逐渐好转，但经过慈禧的这番折腾，病情突然发生逆转，他在十一月初八日那天“微感风凉”，以致咳嗽鼻塞，心虚不寐。尤为严重的是，痘粒浸浆皮皱，有停浆不靛之势。由于余毒发不出来，痘毒日渐侵蚀圣体，浮肿、失眠、气喘胀痛等症状又出现了。到十六日，痘毒已侵入同治帝的筋络，他腰软肿痛，不易转坐，腿疼盘挛，屈而不伸，又有遗精尿血之症，天花逆险愈来愈重，同治帝生命垂危。

从十一月十八日起，同治帝的病症急剧恶化。十八日晚上，他感到自己腰肾部肿痛难忍，第二天，腰部的红肿迅速溃烂，从中流出了令人作呕的脓水。

可怕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溃烂很快由腰部向全身蔓延。二十八日，当御医为同治帝换药时，一揭开贴在溃部的膏药，灰白色的脓汁竟像箭一样激喷而出，立时满宫都是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气味。

二十九日，浑身溃烂的同治帝竟硬挺着召见了军机、御前、内务府及弘德殿等大臣。诸臣上午八点进入东暖阁，只见同治帝由一名太监扶着坐在龙床上，两宫太后也坐在上面。诸臣一一上前，只见皇上面容萎顿，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痘痂已经掉了一大半。同治帝先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听到回答后，他便开始交待腊月应办的各项事宜。大臣们听了十分感动，纷纷表示皇上不必操心，一定把诸事办好。

三十日，同治帝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同治帝已是无处不溃、无处不烂，既使请来神仙，也是回天乏术了。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全身溃烂的同治帝已是神气衰微、精神恍惚，失去知觉，奄奄一息。下午五点，饱经病痛折磨的同治帝终于六脉断绝，牙关紧闭，瞑目而逝，他那十九年短暂而痛苦的人生之旅至此结束了。

三

同治帝走了。

他走了，带走了皇后阿鲁特氏的欢乐与幸福，带走了她的爱与忧愁，

带走了她过去生活的美好记忆，也带走了她对未来的所有的热烈憧憬。

就像疲惫的鸟儿找不到憩息的枝头，就像困顿的船儿找不到停泊的港湾，就像迷路的孩儿找不到温暖的怀抱。

昏沉的天地之间，孤零零地，她感觉到的只是孤独、痛苦和绝望，一个人踟蹰，一颗心飘流。

这些天，皇后阿鲁特氏只是哭，哭得呼天抢地，哭得寝食俱废，哭得晨昏莫辨。后来，哭得嗓子哑了，她就一个劲儿地淌眼泪；眼泪流干了，她就一个劲儿地抽泣，连抽泣的劲儿也没有了，就一个人坐在窗前长久地发呆。

窗前，飞过一只大雁，留下一声长鸣，飞远了。她想起金代大诗人元好问的诗歌《摸鱼儿》，哽咽诵起来：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这首《摸鱼儿》，诗前有一段序，道出了写作此诗的缘由：“乙丑岁赴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于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所作旧无宫商，今改定之。’”

皇后阿鲁特氏带着沙哑的声音歌咏了一遍，无限感慨地自叹：“大雁尚且勇于为死难的同伴从殉，何况生而为人乎！”

此时此刻，她已抱定殉情而死的决心，但她觉得，现在还不是从殉的时候。她还想知道，同治帝的临终遗命能不能变成现实，同治帝的宗祧由谁来承继？

于是，她还要坚强地活着。

可惜老天不遂人愿，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皇后不仅没有看到皇上的遗愿得以达成，自己还被慈禧太后相逼而死自杀于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二十日，距同治帝死才七十多天。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帝死后不久，慈禧就发出懿旨：“皇后作配

大行皇帝，懋著坤仪，著封为嘉顺皇后。”

皇后自杀后，随即有两道上谕发出。第一道是：“钦奉懿旨：嘉顺皇后，孝敬性成，温恭夙著，兹于本日寅刻遽尔崩逝，距大行皇帝大丧未逾百日，复遭此变，痛何可言！着于寿康宫行殓奠礼，择期移至永思殿暂安。所有一切事宜，著派恭亲王奕訢，会同恭理丧仪，王大臣暨各该衙门，查照例案，随时妥筹具奏。”

第二道是：“嘉顺皇后于同治十一年作配大行皇帝，正位中宫，淑慎柔嘉，坤仪足式，侍奏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兹于本日寅刻崩逝，哀痛实深。着礼亲王世铎、礼部尚书万青藜、内务府大臣魁龄、工部右侍郎桂清，恭理丧仪。其余典礼，着各该衙门酌核例案，敬谨办理。”

这两道上谕，用词冠冕堂皇，较为中肯地评价了嘉顺皇后。从两道谕旨中，人们只知道皇后由于哀痛不已而殉同治帝而死，至于慈禧相逼之事，则缄口不言。

至此，慈禧太后又赢了，四岁的载湉年幼无知，两宫皇太后得以再度垂帘，年方三十九岁的慈禧重新把持了朝政。

第十一篇
德宗光緒

历史评价

光绪，清朝第十一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九位皇帝，年号光绪。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生于北京太平湖畔醇亲王府邸，为醇亲王奕譞之第二子，在位年（1875—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崩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内，终年岁。庙号德宗。

范文澜先生曾这样评价光绪帝：“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有所作为。”

光绪帝作为“能够接受新思想”、“颇有作为”的青年皇帝，主要表现为他在亲政后的十年间（1889—1898年）所发生的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件中做出的积极表现。一是中日甲午战争，二是维新变法运动。

光绪帝在甲午战争中站在爱国家、爱民族的立场上“一力主战”，他反对妥协痛斥顽固派割地求和的可耻行径。尽管最后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加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然而，无论是在战争过程中，还是在后来签约的时候，光绪帝始终以鲜明的态度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因而历史对他是无可指责的。

光绪帝作为衰世皇帝，英姿勃发，维新变法，力挽狂澜，拯救中华，但还是没有扭过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独断专横造就了他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加上当时的情势，使他不敢也不能与太后彻底决裂。所以造成了国家的悲剧，同时也造成了光绪个人的悲剧。

第一章 人嗣即位

一

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夜。

浓云翻滚，天空漆黑，狂风呼啸，大雨倾盆。巍峨壮丽的醇亲王府邸在这可怕的雨夜中竟显得那样孤寒渺小。黑暗几乎淹没了府邸所透出的烛光。

身材高大、面容清瘦的醇亲王奕譞坐在书案前，独守着漫漫长夜。他的一双眸子牢牢地盯着面前的两支红烛，一支在身左，一支在身右，燃得正亮。他希望通过蜡烛显示出一个吉祥的预兆。他默默地、耐心地等待着。

今晚，他的福晋就要生产了，他的心中自然充满希冀和憧憬，但与此同时，不知为什么心头却不时掠过几丝莫名的恐惧。在亲生骨肉诞生之前，他不禁又想起了自己的特殊身世，并思虑着未来的处境。

说到这位奕譞，在当时的清廷中确实来头不小，有着特殊的地位。奕譞是显赫的天潢贵胄，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是他的四兄，而当今的同治帝载淳则是他的侄子。在咸丰帝统治时期，奕譞除了按清廷宗室的惯例被封为属于二等爵位的醇郡王之外，据后来溥仪所说，在那时他并没有再得到过其他特殊的“恩典”。不过，到咸丰十年（1860年），奕譞“奉旨”与受到咸丰帝宠爱的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之妹——就是即将生产的福晋成亲后，情况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影响了他自己的政治地位，更决定了他子孙的未来命运。当然，对于后者，他并未能作出充分的估计。

醇亲王默默地祈祷着，同时留心地瞧着红烛上的烛煤，想要以此得出

一个预兆，以定将生孩儿的命运。那种蜡烛的烛芯，是用一种质地坚韧的纱线做成，随着烛油的燃烧，那烛芯却不马上跟着燃掉，总是留着一段墨黑的烛煤，这就需要那些值班的侍者不时用筷子把烛煤夹断，丢在旁边的水碗里。

现在，醇亲王亲自小心谨慎地夹下了两段烛煤，分别放在两个水碗里。第一段烛煤一下水便立即沉没了，水面上不曾留下任何痕迹，这显然不是吉兆，醇亲王哀叹了一声。幸好，第二段烛煤沉得并不那么快，他高兴地全神贯注地瞧着。突然，碗里爆出一缕黑烟，醇亲王不禁为之一惊。再看那黑烟消散之后，那烛煤本身也在水里渐渐涨大，忽而又在水面上爆开了，分成无数的黑色小点，布满了一碗，然后慢慢地沉了下去。醇亲王瞪着惊异的眼睛，张着嘴，怔怔地盯着水碗，紧张地思考着，却断不出这第二段烛煤的预兆是吉是凶。

窗外的风雨之声一阵比一阵更大，但醇亲王似乎浑然不觉。他的目光离开水碗之后又长久地停留在蜡烛那红红的火焰上，渐渐地合上了眼皮进入睡乡。但那烛火并未离开他的幻觉，他看到那火焰正在逐渐变大，直到面前出现一片通红的漫天大火。大火愈燃愈旺，突然，又响起一阵巨大的爆裂声。醇亲王大吃一惊，不禁叫出声来，猛然从睡梦中醒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自外而入。

“恭喜王爷！王爷大喜！福晋给您生了一位大爷，真是大喜呀！”来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闻听此信，奕诤立即兴奋地跳下炕来，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道：“我又有儿子啦！我又有儿子啦！……”要不是身为王爷，需要保持一点矜重，他简直会大声呼喊起来。

奕诤所以说“又有儿子”，显然是说这新生儿并非他的长子。奕诤的长子早殇，这个孩子是其第二子。

奕诤来到产房，看到福晋安详地躺在那里，总算放下了一颗一直悬着的心。他走到福晋面前，轻轻握住了福晋的手，用一种温柔体贴的声调说道：“我们真是叨天之福，这个造化可算是大极了！”

“是啊，王爷，想不到我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儿，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福晋的身子虽然虚弱，但憔悴的脸上仍然洋溢着十分兴奋的神情。

醇亲王用手轻轻地在福晋的额上抚摸着，一边以祈祷式的语气说道：

“但愿我们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一个高贵而又伟大的人物，而不要玷辱我们家的门楣。”

“是啊，我希望他能像父亲一样出色，长得威武雄壮，能够骑马打猎，还能作出一手好诗，以给父母争气。”

醇亲王在满怀欢欣与希望的同时，心中又藏着疑虑。刚才烛煤爆裂的情景和梦中所见的场面，总使他感到这是不吉之兆，但他又不愿把这告诉福晋。

就在醇亲王与福晋絮絮而语之时，收生婆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丝绵包裹走了上来。她略略地将手臂放低一些，一个新生儿便展现在醇亲王面前。

醇亲王低下头非常仔细地看儿子，小家伙的眼睛还紧紧地合着，长着茸毛的皮肤显得很松弛，身子十分瘦小孱弱，给人一种可怜巴巴的感觉。这更加重了醇亲王心中的阴影。

“快，赶快去找两个命相家来！”醇亲王吩咐下人。虽然小孩儿出生后看命相已成惯例，许多人并不完全相信它，但今天醇亲王态度却十分认真，郑重其事。

天刚亮，两个命相家便急急赶到了醇王府：一个绰号“张瞎子”，一个绰号“刘铁口”。醇亲王犹豫了一阵子，终于把烛煤之兆和梦中情景以及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

“王爷，依小的看来，这可不是吉兆，恐怕小王爷成长不会顺利，要多磨难哪！”刘铁口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听后，醇亲王的脸色显得十分难看。

此时，张瞎子正在瞪着一双瞎眼，扳着粗黑的手指掐算着，嘴里不住地嘟嘟囔囔。突然，他颤抖着朝醇亲王走了过来，把嘴凑到亲王耳边低声说道：“我的王爷啊，小王爷将来是要做皇帝的呀，就是大清国的皇帝！”

醇亲王闻听此言，不禁大惊，他绝未想到命相家竟作出如此的预测。

“大胆！真是胡说八道！皇上现在不是好好地坐在龙廷上吗！”醇亲王虽然说话声音不大，但语气十分严厉。

“但这是命里注定的呀！”张瞎子固执己见。

“不，不，不可能，这孩子与皇上是（堂）兄弟啊。”醇亲王提出

质疑。

“那就走着瞧吧！”张瞎子仍然坚信自己的占断，“命里注定的事，是无论如何也要来的，王爷您别不信，王爷不要忘记，您也是天潢贵胄啊……”

“休再胡说！”醇亲王厉声打断了张瞎子的话，令下人付给张瞎子和刘铁口赏银，将他们很快打发出了亲王府。

“皇帝……命里注定……”醇亲王自言自语着，半信半疑，心里感到惊讶而慌乱。

二

小载湉一天天在长大。时光很快过去了四年，小载湉也不知不觉满了四岁。

算命先生的预测看来还真有些应验，小载湉生在富贵乡里，娇生惯养，但却非常瘦弱。醇亲王夫妇心中很是不平，为什么普通百姓人家甚至穷人的娃娃都能长得结结实实，白白胖胖，而自己的孩子贵如王子，却瘦得可怜巴巴呢？他们感到十分不安，生怕小载湉有夭折之虞，因而对孩子就越发爱护，真可谓无微不至。

小载湉虽然瘦弱，但并未发生过什么大的灾痛，一切倒也安然。这四年，小载湉感到十分惬意快乐。父母的爱抚，仆人们的精心护理，使他幼小的心灵朦胧地意识到自己位置的崇高，这样，自然感受不到有什么拘束和烦恼。

小载湉颇有语言的天赋，学习说话并不感到吃力。但奇怪的是，他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讲话，却愿意一个人自言自语，看他那神气，似乎喜欢一个人独处。可见载湉自幼生性腼腆。

每个人都有他自幼喜爱的东西，载湉自然也有自己的爱好。他最喜欢的是花和鸟，而且态度颇有些神秘。只要有一只小鸟进入眼帘，他是绝不会轻易移开自己视线的。小鸟飞，他的目光也追着飞；小鸟落了下来，他的目光也停下来不动。他会专心地长时间地看着小鸟，而且喃喃自语，若有所思，神情颇显激动，似乎他已听懂了那啁啾鸟语，在和小鸟亲切地交流思想，诉说着自己内心的秘密。

鸟，能飞能唱，可给小载湉带来欢乐；花，虽然不能给予他流动的快意，但那静谧鲜朗之美也足以令他神往。他照样也能长时间地与花相视对话。他从来不肯伸手摘下花朵，也从不去伤害一片花瓣儿。

载湉从小就长得非常清秀，五官端正，皮肤白皙。最有特色的是他那一双大而深邃的眼睛。那清澈的眸子透出聪明与善良，又不时现出羞怯与疑惑。载湉虽然瘦弱，仍不失为一个可爱的孩子，他足以令世间冷漠的人一见而生怜爱之情。

载湉有一种特别的天赋，就是左右两手有相等的功能，没有明显的左右撇之分。他无论拿东西、写字，都可以两手并用。

载湉四岁这一年，醇亲王特地给他请了一位饱学端行的门馆先生，开始教他读书写字。小载湉天资聪颖，先生按规定所教的十几个字，他学起来并不感到吃力，而且一旦学会则不再忘记。除了习字，载湉还爱上了图画和剪纸——虽然先生并未给他规定这样的学习任务。什么花啊，鸟啊，人啊，兽啊，他都喜欢画。他不仅在纸上画，而且更喜欢在墙壁上画，墙的下面画满了，就索性站在凳子上画，竟把蛮好的墙壁弄得一塌糊涂。对此，门馆先生感到无可奈何，醇亲王感到啼笑皆非。每逢此时，载湉便一改其平时腼腆的性格，又表现出十足的顽皮，也显现出他高超的想象力。

也就是在载湉四岁这一年，宫中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同治帝染病，而且病势相当严重，已不能下床，看来凶多吉少。

三

国不可一日无君，因此，同治新逝，立嗣的事随之而行。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一台闹剧。

同治生前未留下一儿，后继无人。谁来继位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也是清王朝迫在眉睫的大问题。但国不可一日无君，慈禧太后急于早定新皇人选。按立嗣惯例，同治帝是“载”字辈，他死之后，应在下辈即“溥”字辈中选拔继承人。但如果依照这个规矩的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没有理由辅佐幼帝、垂帘听政了，权力应转交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这是具有强烈权力欲的慈禧所难以容忍的。于是她采取坚决的态度力主立“载”字辈宗室子弟为新皇帝。